

# 钱澄之著述考略

陈祖武

钱澄之，这是为近世考论清初学术者所忽略了一个历史人物。此点，已经张舜徽教授指出。<sup>①</sup>钱澄之，安徽桐城人，生于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，享年八十二岁。他原名秉澄，字幼光，明亡，改名澄之，字饮光，号西顽道人，又号田间，学者尊为田间先生。<sup>②</sup>

钱澄之生当明清更迭之际，他怀抱“经世”之志，早年奔走国事，中年图谋匡复，及至晚年，眼看复明大势已去，遂潜心著述，在经学、史学、文学诸多方面，都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。钱澄之一生，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著述。以下，仅就所见及者，试作一个概略的考索。

## 《所知录》

有六卷及四卷二刊本，并有嘉庆及同治年间不分卷钞本。现在习见的，是近世书坊据道光年间的《荆驼逸史》所翻印的四卷本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浙江奉化江镜清据清钞本校录刊行的六卷本，已不多见，而清钞本则更属稀见的善本古籍了。诸钞本之中，又当以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钱大昕故世前夕所校订的本子为最善。<sup>③</sup>六卷本次第为：卷一隆武纪年、卷二永历纪年上、卷三永历纪年中、卷四永历纪年下、卷五南渡三疑案、卷六阮大铖本末小纪。四卷本无五、六二卷，并缺前四卷中所录大部诗作。该书

初成于顺治八年(1651年)春,即四卷本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前后,作者又据行世野史略事增补,并录入其早年所著大量诗作,<sup>④</sup>始成定本,即六卷本。这部书详记南明唐王及桂王初年史事,所载诸事,因系作者亲身经历,或得诸当事人之口述,故而颇具史料价值。不仅钱澄之的友人给了它以“文直事核”<sup>⑤</sup>的评价,而且,黄宗羲这样的大家,亦称赞该书“考信不诬”。<sup>⑥</sup>

《荆驼逸史》“校刻讹脱,编次无法”<sup>⑦</sup>,前人早有定评。即以《所知录》而论,由于它所依据的是作者早年的初撰本,而卷首凡例,却又是晚年增订为定本时钱澄之所撰,因之捉襟见肘,所缺之《南渡三疑案》、《阮大铖本末小纪》及大量诗作,《荆驼逸史》本的编刻者无法自圆其说。这就难怪晚清学者李慈铭会据以认定“此本非完书”<sup>⑧</sup>了。至于书中谬误,更是俯拾即是,不遑备举。仅以《凡例》中一处为例,第三条“弘光朝,某以书生蒙鉤党之祸,匿武水家仲馭复壁中。”家仲馭,即钱澄之本家钱仲馭,名棟,仲馭为其字,明大学士钱士升之子。<sup>⑨</sup>这一点,《所知录》正文及《田间文集》、《藏山阁集》都记载得很清楚。而书贾却将“家仲馭”妄自改作“周仲馭家”,结果张冠李戴,把钱仲馭与周仲馭混为一人。李慈铭谙熟南明史事,于此亦未及检出,以致以讹传讹。

### 《田间集》

十卷,康熙元年(1662年)刻本。辑录钱澄之自顺治八年(1651年)十月由广西返抵桐城后,迄于是年的诸体诗,凡八百五十余首。卷一、二为五言古,卷三、四为七言古,卷五、六为五言律、五言排律,卷七、八、九为七言律、七言排律、五言绝句,卷十为七言绝句。由于要躲避清廷的文网罗织,因而成集付梓时,曾由其友人姚文燮、左子直、子厚为之删去“十之三”<sup>⑩</sup>。钱氏本人对此亦无可奈何,在其《自述》中,曾隐约地道出了这难言的苦衷。他说:“吾诗悲,非世所乐闻。其声往往激楚也。”表示:

“吾宁诗不传尔，其悲者不可删也。”但是，毕竟又无法抗拒御封建的文化专制，到头来还是只得逆来顺受，以全身远祸。他不得不承认：“嗟乎，删之是也。然是集也，是诸子之志，非吾之志也”。<sup>⑮</sup>不过，这个集子对于我们探讨钱氏诗风和他这十年间的行事，确是很有价值的。钱澄之诗风恬淡，平实质朴，悲凉激楚，情真意挚，有“诗史”之谓。<sup>⑯</sup>因而，在清初诗坛，钱氏的诗作很得一时大家所赞赏。钱谦益辑《吾炙集》，曾录入钱澄之诗六十八首，这显然是不同一般的推许。<sup>⑰</sup>朱夔尊撰《静志居诗话》，对钱氏诗风更作了至为中肯的评价。他写道：“幼光禁网潜踪，麻蹊问道，或出或处，或嘿或语，诗屡变而不穷。要其流派，深得香山、剑南之神髓而融会之。钱氏录其作入《吾炙集》，盖深取之矣。昔贤评陶元亮诗云：‘心存忠义，地处闲逸，情真、景真、事真、意真’。田间一集，庶其近之。”<sup>⑱</sup>

### 《田间诗集》

又称《田间全集》，二十八卷，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斟雉堂刻本。乾隆年间修《四库全书》时遭禁毁。<sup>⑲</sup>是集由《江上集》、《客隐集》两部分合成。卷一至卷十为《江上集》，起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冬，迄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录诗近千首。卷十一至卷二十八为《客隐集》，起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迄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，录诗凡一千五百余首。两集共录诗二千五百余首。卷首有徐乾学、任塾二人所撰序文。钱澄之“生平诗不下万首”<sup>⑳</sup>，其四十岁以后，迄于逝世四十年间的诗作，全赖此集，得以流传。

### 《田间文集》

三十卷，始刻于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，为斟雉堂刻本。清廷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将书、版全毁。<sup>㉑</sup>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钱氏振风学社据钱澄之后人家藏本付梓，即今行世的宣统活字本。

钱澄之生平诗文甚富，由于“丧明之痛”<sup>⑧</sup>耿耿于怀，故而见于诗文，则多有触犯清廷忌讳之词。澄之晚年将诗文付梓时，曾不得不约而分之藏稿、存稿两部分。他在致其友人余佺庐的书札中写道：“未刻诗文稿颇多，承谕细加删定，将分为两种，可行世者为存稿，余为藏稿。”<sup>⑨</sup>录入《田间文集》中的文论书札，凡二百七十余篇，即作者认为可行世的存稿。殊不知这经过小心剔选后的文集，依然逃不脱严密的禁网，乾隆中叶文化专制的苛酷，于此可见一斑。宣统本与康熙本比较，只是在卷首增入姚永概《重印钱田间先生文集序》和方苞所撰《田间先生墓表》，以及唐甄所写的两篇序文，而正文并无增益。因之，就钱澄之的文论书札而言，无论是哪一个本子的《田间文集》，都不足以称“全备”的“完本”。姚永概作《重印钱田间先生文集序》时，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康熙本《田间文集》三十卷，“实只存稿”，但是对钱氏后人“家藏文集”却并未寓目，便率尔作序，误认为该集已将钱澄之生平著述“合而行之”，这显然是对后世不那么负责任的。<sup>⑩</sup>而且，姚氏序文还称：“王夫之《永历实录》为先生传，较《先正事略》为详”。<sup>⑪</sup>此说亦不识根据何在。因为《永历实录》中所载钱澄之事，异常简略，不过是附于卷十七《晏黄二刘列传》之后，寥寥数字而已。“操觚胜流，日以宾集”，“安庆钱秉澄，诗体整健。”<sup>⑫</sup>将这样简略的记载呼之为钱澄之“传”，这恐怕是很值得商量的。

### 《藏山阁集》

廿四卷、有清钞本及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龙潭室丛书石印本。其中《藏山阁文存》六卷、《藏山阁诗存》十四卷、《田间尺牍》四卷。是集所录诗文书札，均不见于《田间集》、《田间诗集》及《田间文集》，当为钱氏本人所述不能行世的“藏稿”。《诗存》起自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初到南京，迄于清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由广西返乡前夕。钱澄之此一时期的诗作，多反映明清更迭史事，“感时纪事，自成诗

史”。<sup>②</sup>不仅具有文学价值，而且同样具有史料价值。所以，钱澄之晚年，把这一时期的三十余首诗录入其记闽粤史事的《所知录》中，确能令读史者有相得益彰之慨。恰如他在《所知录》凡例中所述：“某生平好吟，每有感触，辄托诸篇章。闽中舟车之暇，亦间为之。粤则闲曹无事，莫可发抒，每有纪事，必系以诗。或无纪而但有诗，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，故诗不得不存也。删者甚多，亦存其纪事之大者而已。”<sup>③</sup>《文存》共录书疏、议论及记事杂文凡二十五篇。《所知录》卷五、六所录之《南渡三疑案》、《阮大铖本末小纪》均见于《文存》之中。《尺牍》收录致友朋书札凡一百一十余篇。《文存》、《尺牍》多论及明末清初时政及南明唐桂二王史事，可补正史记载的阙略。钱澄之生平行事和他的史学、经学、文学思想，亦可由以窥知。晚清学者肖穆认为：“（《藏山阁集》）皆有关于文献，（钱澄之）生平经世之略，亦可于此见矣。”<sup>④</sup>这样的估价是极为允当的。

钱澄之不仅是一个文学家、诗人，而且也是一个史学家、经学家。他一生究心经学，于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都深有所得。他的《田间易学》十二卷<sup>⑤</sup>、《田间诗学》十二卷，多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取得了创获性的成就，在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即已付梓行世。乾隆年间，亦得录入《四库全书》。同时刊行的，还有一部研究《庄子》和屈原《离骚》的著述，称为《庄屈合诂》。是书不分卷，为钱澄之将其探讨《易》、《诗》之所得，应用于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研究的成功作品。他说：“吾著《易学》、《诗学》既成，益广稽载籍，求古人言之足以翊二经者，更为详说之，以辅吾学之所不及，而得庄子、屈原。……则以《庄》继《易》，以《屈》继《诗》，从而诂之，于二经之宗旨，庶益足以转相发挥。……合诂之，使学者知庄、屈无二道，则益知吾之《易》学、《诗》学无二义也”。<sup>⑥</sup>这三部书因在清代付梓之后，未被禁毁，所以已为世所习见，这里就不再详作介绍了。

注：

- ①张舜徽：《清人文集别录》卷一第20页。
- ②马其昶：《桐城耆旧传》卷七。又见《清史稿》卷五百、《清史列传》卷六十八、《清儒学案》卷八。
- ③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。
- ④《所知录》卷首《凡例》。
- ⑤钱澄之：《田间文集》卷五《复陆翼王书》。
- ⑥黄宗羲：《南雷之定》三集卷二《桐城方烈妇墓志铭》。该文云：“桑海之交，纪事之书杂出，或传闻之误，或爱憎之口，多非事实。以余所见，唯《传信录》、《所知录》、《劫灰录》庶几与邓光荐之《填海录》可考信不诬。《所知录》者，桐城钱饮光先生之所著也”。
- ⑦李慈铭：《越缦堂日记》第七册《孟学斋日记》乙集下同治四年十月廿七日条。
- ⑧同上，十一月初二日条，
- ⑨温睿临：《南疆逸史》卷三十六《死事》。
- ⑩姚文燮：《田间集序》，见《田间集》卷首。
- ⑪钱澄之：《田间集》卷首《自述》。
- ⑫方苞：《望溪先生全集》卷十二《田间先生墓表》。
- ⑬钱谦益：《吾炙集》不分卷，怡兰堂本。
- ⑭朱彝尊：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二十二《钱秉澄》。
- ⑮道光《桐城续修县志》。又见陈乃乾：《禁书总录》。
- ⑯任塾：《田间诗集序》，见《田间诗集》卷首。
- ⑰同注①。
- ⑱钱澄之：《田间文集》卷二十《阮召树遗稿题词》。
- ⑲钱澄之：《藏山阁集》之三《田间尺牋》卷四《与余侗庐》。
- ⑳姚永概：《重印钱田间先生文集序》，见《田间文集》卷首。
- ㉑同上。
- ㉒王夫之：《永历实录》卷十七《晏黄二刘列传》。
- ㉓姚文燮：《田间集序》，见《田间集》卷首。
- ㉔钱澄之：《所知录·凡例》。
- ㉕肖穆：《敬孚类稿》卷七《跋田间先生〈藏山阁集〉》。

②⑥据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补逸》卷二云：“《田间易学》斟雉堂刊本为七卷，《四库全书》录作十二卷，殆别是一本也。”俟考。

②⑦钱澄之：《庄屈合诂自序》，见斟雉堂本《庄屈合诂》卷首。

## 《藏书绝句》著者的新线索

《藏书绝句》的著者向来存在问题。一九一三年出刊的《文史杂志》，证明该书的大部分曾在该刊发表，作者署名为“晦堂”和“王葆心”；一九二七年蟬隐庐本《藏书绝句》署名为杨守敬。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，仍然署名为杨守敬。

现在看来、该书的作者既不是杨守敬、也不是王葆心（别号晦堂），而是汉川文人江人度。

舒可卷《粪心室诗草》中有《江作甫茂才出所作〈藏书绝句〉见示口占以赠》、题下旁注云：“学使王公同愈下车伊始、命题观风，有藏书绝句三十二首、一时操觚之士咸为之搁笔、作甫穷数日之力、搜考完备，余读之不觉颠首玉地”，接下去为诗、诗云：“黎枣雕镂出愈精、终朝寝馈不知名，多君搜讨成佳什、伎作津梁贶后生”。舒氏没有转录藏书绝句原诗，但从舒氏自己的赠诗中、可以看出《藏书绝句》出自江作甫之手。

辛亥革命以后、舒可卷曾参与《夏口县志》的编纂、其所纂《粪心室诗草》中、有不少的诗篇是写给江作甫的、从中可以得知江作甫的情况如下：

江作甫、名人度的湖北汉川人、出生名人大家、行四、自幼“耽于坟笈”。清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进入两湖书院、大约八年以后离去，在汉阳玉枢宫设帐授徒。在两湖书院读书的时候即一八九四年就有《书目答问笺补》之作。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、一九一九年去世。舒可卷在《寄江作甫》一诗中、赞誉他：“罗胸富卷轴，吐辞灿瓊瑶，采笔文通嗣，卓识应元僚”，因此“同学三五辈，倾倒意气消”这说明他能创作出具有丰富内容和绚丽多采的诗篇：而这是杨、王二氏所不能。杨守敬在自著年谱中曾记述说：“素不习韵语”而拒绝日人长野的赠诗的请求。王氏虽然学问博大，但于目录版本一道似非所长，（其所长在元明历史和地方文献），因此，可以相信《藏书绝句》的真正作者是江人度。

·姚海泉·